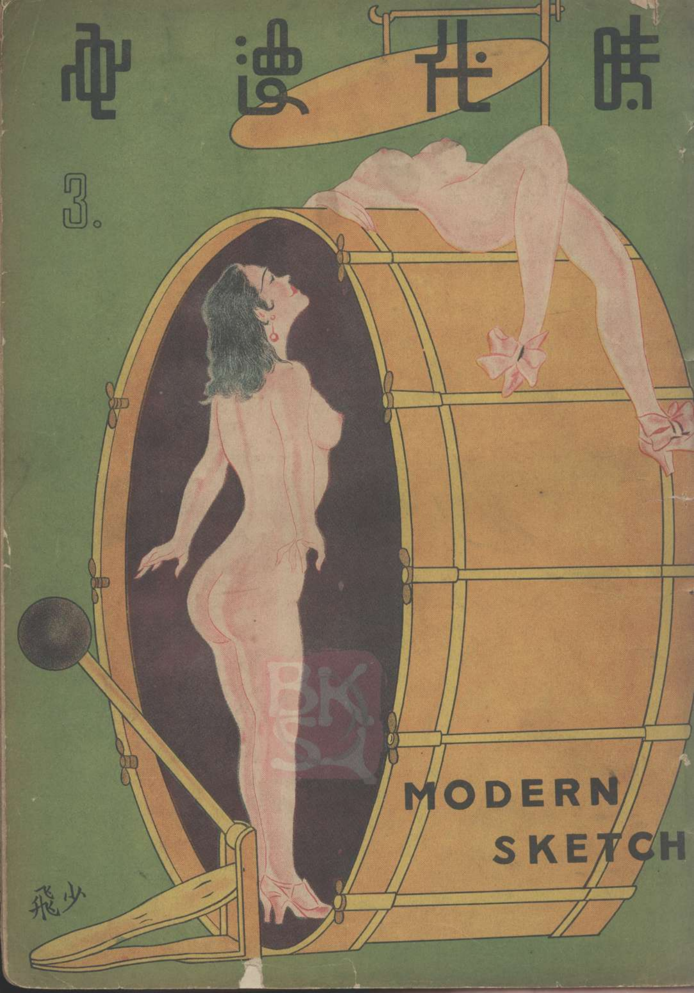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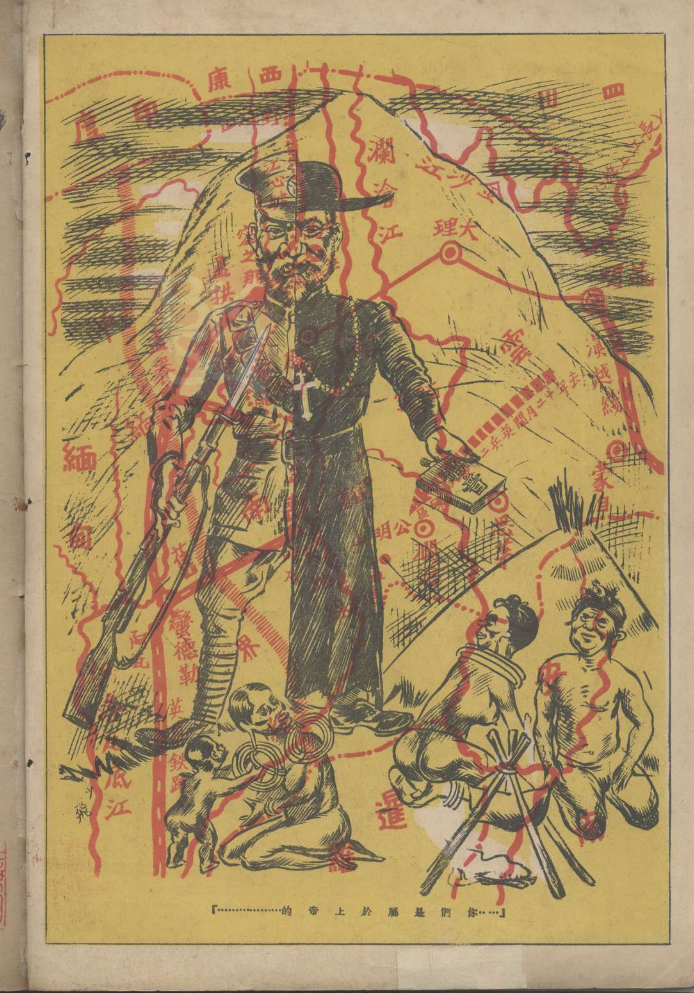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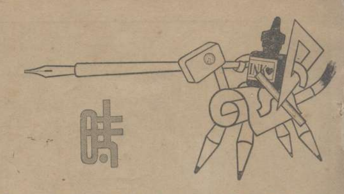

時代漫畫
3.
MODERN
SKETCH
少飛



「……你們是屬於上帝的………………」

『恭喜發財要提倡國貨』

南昌省立民衆教育館
新生活運動課題之一









●南昌提倡新生活運動之『新生活須知』內第三條所載：『廣告不亂貼』一項，不知『標語不亂貼』在不在此例。

●顏惠慶大使回國對往訪者談，其公式如下『報載去京與俄大使會談中俄懸案，井（無）其事。新疆問題，雖極嚴重，但蘇俄絕（不）至有領土野心。中俄協定內容及金樹仁與蘇俄所訂密約，如何處置，本人尙（未）知。赴贛謁蔣，須俟晉京後再定去（否）。』無不未否四字頗偏重。

●報載中委何香凝女士電蔣委員長原文所云：『南昌蔣介石先生大鑒，小媚李默農，由粵來申無故被捕，夢醒絜孩投訴，惶恐萬狀，請顧念仲愷舊誼，速電鐵城，立刻釋放，並電覆爲感。』語氣親切，國事彷彿即家事，其然豈其然歟？

●中央研究院北平地質所主任兼國防會祕書長翁文灝，月前在京杭國道覆車受重傷。聞者爲之驚心——而據獨立評論所載，翁君平日連衣服皮鞋體重祇九十磅，尤不禁爲之不安。

●報載劉桂堂（黑七）匪部，竄入河南洛甯，縣長秦碩棄城逃，經綏署拿獲槍決。其遺書有云：『……以我作榜樣，警告我輩同僚，盡心職責，不再陷城失職情事。是所望吾豫服務印官之同志，死而不怨不恨……』按劉匪部曾投熱河爲官兵，失陷後反覆無常，忽逆忽正，忽兵忽匪，不服宋哲元調度，直由赤城、延慶、永甯、昌平、順義、通縣南下，越平津綫經安次、永清、固安、霸縣、雄縣、任邱、河間、高陽、肅甯、博野、武強、武邑、棗強、大名入河南省境內黃、武安、涉縣、沿平漢路邊輝縣、溫縣、濟源、偷渡黃河入澠池，越隴海路過宜陽、洛甯、盧氏、竄靈寶擬竄潼關，奔突數千里，焚掠大小百數十縣，所部剩一二千人，多有坐騎，每地要索三物『鴉片』『鈔票』『青年婦女』。

●報載孫殿英離軍條件中，須北平當局能代其清償平津方面四十萬元之債務。

●報載晉省財廳派員百○五人赴各縣清查財政，限期三月未能查竣，而已發現各縣幾無縣無舞弊，按晉省共轄縣一百○五，在閻錫山負責指導下，素有模範省之稱。

●中華日報社評『智識份子之出路』一節，『二十年統計四五十萬之曾受中等教育者與乎八九萬人之受專門以上之教育者，除其中有一小部份或已死亡，或以疾病及其他原因不能操業外，多數出路非由下列幾種：(一)政界(二)教育界(三)報界(四)律師(五)醫生(六)流爲土豪劣紳，尚有一小部份則流爲共黨及匪之大小首領而已。其致此原因，在文之用途廣，而實之用途窄也。我人果信其言之確，必有疑於歷來教育的實施爲如何？生產建設，設又無甚善的技術倡導，其推進之成績又如何？惜評者未作何種根據也。

●閱新聞夜報有拾萬元獎金之希望。閱晨報又能得永遠獲利之機會。向百貨洋行買大批賤賣洋貨又可有五十萬元發財之希望。

●時輪金剛法會先在北平舉行。今戴季陶居正諸民誼已着手發起在杭州舉行，他日希能在廣州成都等地再舉行，如此通行全國，班禪便道也可迎同拉薩舉行一次。

●赴日本求學之蘇員王瑩女士，出國前，在大晚報上發表一篇類乎告別的文，題目『卸除了五色的外衣』，疑此類顏色是指舊時的五色國旗，或當今時行之斑爛富麗的旗袍料，二者不能居其一，非常人所能想像矣。

●觀上海特區人力車夫八萬餘人上書工部局建議書內所稱：『上海優秀份子皆自備汽車或自用包車，而乘坐人力車者盡屬普通人士……』像吳稚暉之崇尙安步當車，量必稱之爲非優秀份子與非普通人士之屬，然吳老闆之也必淡然處置。

改進兒童生活，提倡兒童教育。忘了嗎？遺福給與發窮的孩子吧！

（居正 戴季陶 汪精衛 孫科 于右任）

江牧作

靈魂之所在的咖啡室

戈寶權

馬德里有一家「太陽報」(El Sol)，是西班牙的大日報，創始於一九一七年，創辦人爲D. nicolas M. urgoiti。在這家報館中有一間美麗的咖啡室，供接待賓客及館中同事之用，四壁都是壁畫。壁畫中畫有五十九位歐洲古今的名人，有王者，有文學家，有科學家和藝術家。每一個人都能表現出他自身的個性和神精，於此亦可知作者之苦心了。

我們無由知道作畫的原意，據我們看，以一家報館的咖啡室，裝上這樣生動的壁畫，賓客或是館員進餐時，回憶到這萬世不朽的，人類文化之所寄的往古，頓起追崇向上之心，就好像時時刻刻能表現出這家報館的靈魂之所在，和具着進展的願望；回顧我國的報館，只有興嘆而已。家叔公振，去歲赴西參加世界新聞會議時，十一月十日遊此，蒙館中餉以酒食，並贈此壁畫樣張，現即紹介於此。原樣備有人名，現爲讀者便利起見，加以國藉，生卒年月和簡短的介紹；有幾個人一時未能查出，只好殘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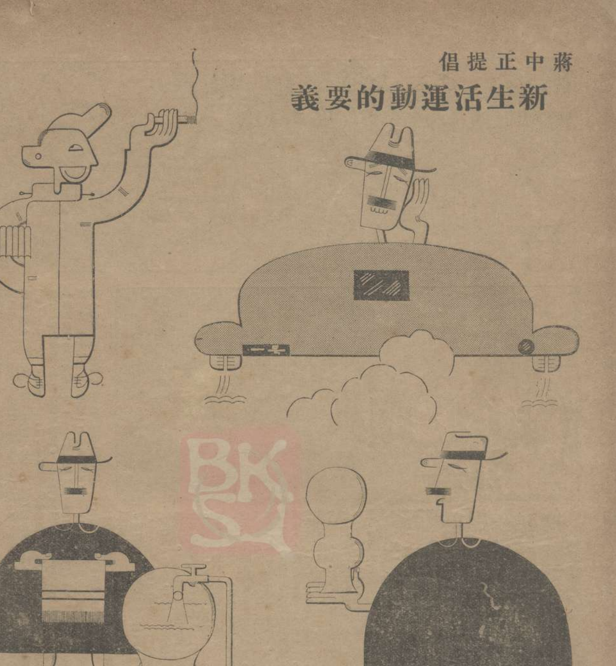
(1) Dickens(1812—1870)，迭更斯，英小說家，著有「雙城記」，「聖誕述異」，「塊肉餘生述」等書。 (2)Herman Cortes(1845—1549)，科德斯，西軍人，征服墨西哥者。 (3)Mignel Angel(1475—1564)，米啓安格羅，意大畫家，有名畫「最後之審判」。 (4)Darwin(1809—1882)，達爾文，英生物學家，著有「天演論」。 (5) Spencer(1820—1902) 斯賓塞，英大哲學家。 (6) Perez Galdos (1845—?)，加爾道斯，西小說家。 (7) Queevdo(1580—1645)，撰未多，西詩人及諷刺文作家。 (8) Dostoyevski (1821—1881)，杜斯道易夫斯基，俄小說家，有「罪與罰」，「卡拉瑪宗夫兄弟」等名著。 (9) Jorge Manrique(1440?—1478)，曼立克，西詩人。 (10) Maquiavelo(1469—1527)，馬基雅弗利，意政治家，著「王者」一書。 (11) Schopenhauer (1768—1860)叔本華，德哲學家，倡厭世哲學。 (12) Nietzsche (1844—1900)，尼采，德哲學家，倡超人哲學。 (13)Tolstoi(1828—1910)，托爾斯泰，俄小說家，倡博愛及無抵抗主義，有名著「復活」，「戰爭與和平」等。 (14) Voltaire (1694—1778)，伏爾泰，法著作家，文筆諷刺。 (15) Kant (1724—1804)，康德，德哲學家，倡實驗主義。 (16) Beethoven(1770—1827)，貝多芬，德音樂家，作「月光曲」，最偉大之傑作爲「第九交響樂」。 (17)Fo sseau(1712—1778)，盧梭，法哲學家，倡民約說，有名著「懺悔錄」等



書。 (18) El Greco (1545？—1570)，格來柯，克里地畫家，建築家及彫刻家。 (19) Moliere(1622—1673)，莫利哀，法戲劇家。 (20) Vasco de Gama(1460—1524)，迦瑪，葡航海家，通過好望角，發見至印度之航路。 (21)Velazquez(1599—1660)，魏拉斯刻司，西畫家。 (22)Goethe(1749—1832)，歌德，德大詩人，有名著「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等書。 (23)Victor Hugo (1802—1885)，囂俄，法小說家，有名著「孤星淚」。 (24) Napoleon (1769—1821)，拿破崙，曾爲法皇，全歐之霸主。 (25) Prim (1514—1870)，布利姆，西軍人及政治家。 (26) Esopo (620—560 B. C.)，希人，有伊索寓言」書傳留於世，垂誦千古。 (27) Pi y Margall。 (28) Wagner (1813—1883)，華格涅，德大音樂家，有大歌劇「Tanhauser」。 (29) Cervantes (1547—1616)，西萬提斯，西小說家，著「吉訶德先生」。 (30) Goya (1746—1828)，哥雅，西畫家。 (31) Ibsen (1823—1906)，易卜生，挪威戲劇家，有名著「拉娜」。 (32) Larra(1809—1837)，拉刺，西諷刺文作家。 (33) San juan de la Cruz。 (34) Santa Teresa。 (35)Fray Luis de Granada 1504—1588)，拉拉那達，西教士。 (36) Garibaldi (1807—1882)，加里波的，意愛國志士 (37)Rube ı Dario。 (38) Arquimedes(287—212B. C.)，阿基米得，希人，發明幾何學。 (39)Alfonso X，西王。 (40) Pasteur(1822—1895)，巴士特，法生物學家，發現微菌。 (41) Maragall。 (42) Mignel Servet (1511—1553)，塞爾維，西物理學家。 (43)Oscar Wilde (1856—1905)，干爾德，英小說家，倡唯美主義，有名著「沙樂美」。 (44) Galileo (1564—1642)，加利略，意天文學家及物理學家。 (45) Shakespeare(1564—1616)，莎士比亞，英大戲劇家。 (46) Verlaine (1844—1896)，凡倫，法象徵派詩人。 (47) Julio Cesor(100—44 B. C.)，凱撒，羅馬大帝。 (48) Cleopatra (69—30 B. C.)，克里奧潘屈拉，絕甚美，十七歲時卽埃及女皇。 (49) Lope de Vega (1562—1635)，洛貝，西戲劇家。 (50)Larmartine (1790—1869)，拉馬丁，法詩人。 (51) Pascal(1623—1662)，巴斯卡，法宗教哲學家及數學家。 (52)Socrates(470—400B. C.)，蘇格拉底，希大哲學家。 (53)Dante(1265—1322)，但丁，意大詩人，有名著「神曲」。 (54) Cardenal Cisneros。 (55) Danton (1759—1795)，但東，法大革命時之革命家。 (56)Galderon de le Barca(1600—1681)加爾台龍，西詩人 (57)Baudelaire (1821—1866)，鮑特萊爾，法象徵派詩人。 (58)T. Gant er(1811—1872)，哥底葉，法詩人。 (59) Balzac(1799—1850)，巴爾扎克，法小說家，有名著「人之喜劇」。

蔣中正提倡

新生活運動的要義



前幾天蔣委員長因在南昌街上看見一個小學生，居然吸紙烟，想起做學生的時候，就要吸紙烟，再長大不會吸鴉片烟嗎？這樣的國民如何不要亡國。可惜當時因爲車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心裏不由地焦急起來！所以即在紀念週上對一般身爲父母師長及各界領袖，重重的加以批評，說這些不是文明國家的國民所有的習慣。要一般君子先以身作則來幹，使一般國民統合乎禮義廉恥的生活。

比方隨地吐痰，撒尿，到處髒得不堪。這些不衞生的事情，絕對，不是現代任何文明國家的國民所可以存留的。我們一定欲告訴一般國民，並以身作則，養成愛清潔講衞生的習慣，表現出高尚的道德和智識來。使人家敬畏吾們，不敢不承認吾們平等！

現在據蔣委員長長時期體認而知道現代各國教育的精神所在。再證以吾們中國傳統的立國精神。覺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的新生活運動，是目前救國建國與復興民族一個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運動。故現要建立新的國家，要報仇雪恥，不要講強大的武力。就像日本全國人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臉，成爲普通的習慣，不如此，有人說你是野蠻不愛國。常洗冷水臉可以使人精神奮發頭腦清醒，又可使皮膚強健不怕風寒。還能不就誤時間。日本人做得到。中國無論軍隊學校家庭裏有幾個能終年如此呢？由這一點，就可以曉得吾們民族不行。和日本不要在槍林彈雨下衝鋒陷陣，在日常生活上比，已曉得高低。所以連最小的事也不能勝過日本人，其他的還講什麼呢？

蔣委員長當然第一個不辭能以身作則的做到。

現在無論是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雪恥，復興民族，都不是難事。能從今天起從事新生活運動，半年內化及到全國。

胡考作

假使我做了行政院長

——我就實行一二三政策——

姚穎

照孔夫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格言說，這問題是不好隨便「假使」的，照范文正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的先例說，這問題似乎「假設」也無防。好在總理孫先生所主張的直接民權，選舉實居其首，而立法院現時所公布的憲法草案初稿，行政院長雖由總統提請任免，但須得國民大會之同意，但末，我又何必妄自菲薄，公然承認本人永無榮膺行政院長之希望。不過，話雖如此，我，目前還僅僅是一個我，雖然論「政」，然而不「行」，無已，其仍暫作「假設」乎。

「閑話少說，書歸正傳」。

假使我做了行政院長，我的大政方針，是以「一言興邦」，兩字立身，三會治事，總結起來，用一句時髦話來表示，就是一二三政策。

甚麼是「一言興邦」呢？

自然，這個「一言興邦」，不是魯哀公之問，亦不是孔夫子之答，乃係借用此一名詞而已，我以為要興邦須得安民，要安民須得注重民生。我們全國同胞現時迫切要求解決的民生問題是甚麼，他不是希望衣南市市政府的馬褂，食林主席的一品鍋，住南京小茅山官邸，行獎券所建設的航空公路，乃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安居樂業」。

因為農村人民不安，所以都往城市搬動，因為各界不能樂業，所以都向政界鑽營，搬的結果，是農村破產，鑽的結果，是政治腐敗，而且這些病菌，互為因果，遂使國家貧弱，日陷於不可收拾地步。要得人民安居，就要肅清匪共，取締貪污，懲治土劣，嚴整軍紀。要得人民樂業，就要復興農村，提倡實業，減輕賦稅，保障自由。將這些做畢，行有餘力，然後居則配備收音機，熱水汀，及抽水馬桶，乘則以飛機播種，電力作工，汽車運貨，而且公事桌上，及床頭椅角，堆積些富於幽默性的小說圖書，如論語及時代漫畫之類。如此，則地不荒蕪，官不冗濫，鄉下老太婆，不必羨慕都市中之旗袍革履，一品大百姓，不必羨慕達官貴人之衞兵官邸，各盡其力，各安其職，則國家社會，起碼有十年的安定。

甚麼是兩字立身呢？

一曰「行」　孔夫子喟然嘆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法螺，現時雖美其名曰宣傳，然而吹之者心快神愉，聞之者頭痛肉麻！「為政不在多言，視力行何如耳」，這實在是一種政治經驗談，我若做了行政院長，第一要件，就是請于右任先生寫此兩句，作為座右銘，以示我打倒「吹」擁護「行」之誠意。

二曰「政」　孔夫子似乎又這樣說過，「政者，正也，子率以正，誰敢不正」。總理也說，「政是衆人之事」。所以用「政」字為行政院長第二件立身標準，眞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將總理及孔夫子所釋意義總束來說，就是時時刻刻，不要忘了「衆人的事」，所行所為，要光明正大，居心中正，辦事公正。

甚麼是三會治事呢？

現時行政院下面，有部有會，單位之多，遠出我總理孫先生遺教之上，眞是人才英多，衙署嚴整，洋洋乎其大觀也矣。似此職有專司，齊頭并進，行見百廢俱興，蔚成盛治！瞞人無狀，焉敢嘵舌！惟把戲人人會變，各自巧妙不同，他人既可將部會加多，我又何嘗不可將他減少呢。

慨自九一八以來，國家財政，大受打擊，但是一般官吏，誰曾覺來！直至因經費困難，迫而裁員減政，始悟政府機關之龐大，然而為主管長官者，因情勢及利害關係，不欲結怨於人，以致因循苟且，未肯改革，「本院長」本愛國之赤誠，細察需要之緩急，職務之輕重，覺行政院各部會，似可一律取銷，代以軍事，建設，及經濟三委員會。

上述三會，現時未嘗沒有設立，然而均隸國府，與行政院所屬有關係機關，既不免於疊床架屋，且論其職權，亦嘗此牽彼掣，至於虛縻公帑，更無論矣！故我意將軍政海軍兩部，改組為軍事委員會，將財政部及實業交通鐵道等院之財政部分，改組為經濟委員會，將實業交通鐵道等部之設計工程管理各部分，改組為建設委員會，至內政部，併入建設委員會之社會建設部分，司法行政部，隸屬於司法院，外交部，可取行政院之政務處而代之。各委員會委員人數，最好三人，最多亦不得過七人，且不准兼差兼薪，人選從嚴，「至親好友，概不通融」。如此財事權集中，開支節省，所得効果，或較大於今日。至外交設處者，蓋以現時外交，僅吃香檳，用不着偌大規模也啊！

不過，此意若行，必將打破許多大小飯碗，然而倘係心存黨國，又顧慮得了許多。何況果能使人民安居樂業，這也不怕沒有補救。

以上云云，特積極方面之犖犖大者，至消極方面，則誓不發八股式之電文，不召集國難會議式之會議，不聘請「陪打網球」之洋顧問點綴門面，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本院長」既經「假設」有案，自不妨發表政見，惟所陳述，概本衷心，既非射影老牌稻香村，尤非攻擊眞正陸稿荐，倘望無加誤會，「個人幸甚，黨國幸甚」。



行政院長官：『什麼，我會受威脅，要不是在做夢吧？』

（按彪形大漢為土耳其之凱末爾意大利之墨索里尼蘇聯之斯太林德意志之希特勒波蘭之畢爾蘇特斯基等。）

時代少爺，學生，叫化子，狗。

徐心芹

頗有封建餘孽意味的「少爺」之稱，如今當然沒有自以爲是「的」，其實，「少爺」雖不能和拖着辮子在兆豐花園的逛的遺少劉公脅混爲一談；然而，娘姨大姐嬌呼着，少奶奶順從着，車夫聽差也被「猪玀」罵着。——老太爺和老爺的遺產和現遺產也常享受着。假使不封建，何來這不平等的表現呢？

有人說：時代少爺就是學生。灌輸學識以備考試者有他們的先生；考入學校自然有學校向他們的家長要錢；家長之外尙有保證人；父親萬一不給錢，母親總可以承認，親戚朋友對於學費這一筆正當支付，也有幫助的義務與同情。學費連帶了衣食住行雜食零用，於是僅只是戀愛，交際，裝飾無形消耗在外了。在家在外均被不如我者稱呼着少爺；黃包車夫和叫化子，校役甚至笨些的同學，也被「猪玀，猪玀，」罵着。雖不「少爺」，也就免不了這頗爲封建階級的嫌疑。

再嚴格地進一步，就要說到普羅道地的叫化子，他也有時代少爺的資格。他只消動動嘴伸伸手便可以得到不少銅板以敷衍每日的衣食。打了烊的洋行大廈，或是弄堂簷過街樓下也是可敵風雨的住所。假使遇到在取締之列的沿用前清儀仗的大出喪；甯波行頭的抬新娘花轎執事，則愛多亞路，三茅擱橋，也有他們領賞錢，闊大步，揚眉吐氣之一日。而且，他們雖表面上「普羅利他」，而從未到煤灰撲面的工場去用過力氣，或者在塵土迷目的大凸橋上拖過塌車。至於下糞溝，鑽地道，擯貨色，遣房子等勞苦骯髒的工作，則他更從未去領略過。有人說：叫化子中的殘廢者是叫化子頭雇用來賺錢的。則叫化子這一冒充普羅的集團，眞是敢當「少爺」而無愧。



由「叫化子」而想到他的敵對的「狗大爺」，據說狗是一種有靈性的動物，假使能改了「吃屎」的脾氣，也有「全材」的希望。在上海以及文明的世界各大都會。除了嬌小姐懷抱中常偎倚着的，馬路上洋太太，中國高等華人太太名媛的歐化傾向者們拉着的，而外；「法商跑會」裏跑着的那一般，簡直「狗」氣全無而闊氣十足。幽揚宛轉的管絃樂隊伴奏着；因之與發了財的大好老等嗆炙於口地譏談；亞爾培路那一段爲之而往往斷絕通行，面目猙獰的巡捕老爺奉命而挺胸凸肚，高聲吆呼着；此等局勢煊赫，不特少爺，竟然老其爺矣！

由此觀之：

何也？

蓋時代潮流，以安坐吃現成爲享福，以終日勞碌奔波衣食爲命苦活該。君不見遠東，東方之女相士，男「哲學家」之流，手寫口講者均爲「劫財驛馬，決無淸閒之福」，必也「貴人相助，三喜臨門，當可坐擁厚資，安享田園之樂」。或者桃花運送上門來，跑馬票唾手而得。運到時到，瓦礫黃金，都是恭維你，不消勞動工作，便可揮霍如意，豈不終南捷徑也哉!?

然而…………

人人都要坐享，那個去幹工作，沒有工作，何來享受。如此云云……自不免巡捕，強盜大戰於熱鬧通衢；僞角假鈔，輾轉於銀錢各業。敲竹槓，剝猪玀，打悶棍，綁肉票，等等行業層出不窮。據上海某專家調查所得，全市三百萬人口中，僅有七十餘萬爲有正當收入之職業者，其餘二百萬餘人，也要穿衣吃飯，而且也要「富麗堂皇」……

革命之後，大家也多不信命運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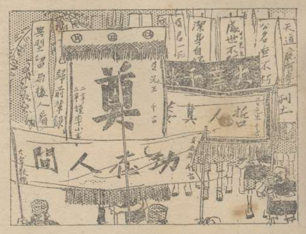
是則上海之無奇不有，卑污齷齪而往往均能自原其說者，眞有以也。——了——



葉淺予畫

假使我得了遺產百萬元

『假使我得了遺產百萬元』底下一句，當然是『我將怎樣支配用場』現在我的假定預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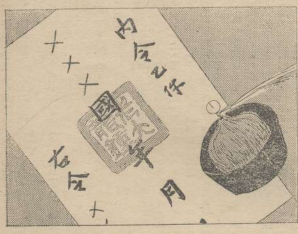
(一)十萬元替老頭子舉行大出喪，聘請大批高貴顯爵，聞人名士執紼，收買大批聯輓誄詞，俾死活人等皆出風頭。



(四)三十萬元用之於『女人與酒』。



(二)二十五萬元做標金。



(五)八萬元設法弄特任或簡任狀一紙，再或頂花翎以過癮。



(三)二十五萬元做公債。



(六)二萬元置最上等楠木壽材一具，以備最後之享受。

程柳燊作

都市動物學概論

黃嘉音

人是所謂高等動物，可是在過着低等動物生活者，眞不知有多多少少啦。

◈

在好久好久以前，信不信由你，我們的祖祖宗宗是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在那時候，高等動物跟低等動物的生活，壓根兒是沒有分別的。

往後，高等動物進化啦，於是組成農村部落。

實業革命的怒潮來了，一部份人們便從農村湧進都市。從此都市便擠滿了高等動物，低等動物，以及過着低等動物生活的高等動物。

於是胖的越吃越胖，瘦的越餓越瘦。

有的人臉上紅得發光，可是，有的人臉上却黃得無色。

一般高等動物遭了殃啦，可憐的低等動物也祇好跟着遭殃。

你看，那名字時常被和女人連在一起的陰險的蛇，現在祇好靠着流涙淡的鼻息唾液過活了。

你看，那愚笨的猪，變成大人先生的俎上肉了。

你看，那盡忠敦厚的狗，被摩登女郞當玩具玩了。

你看，多嘴的八哥，成爲白相人的籠中鳥了。

還有，啊，那狡猾的狐，雖然天天抱住現代小姐的粉頸，可是，可憐啊，已經變成永世的都市動物學的標本了！

◈

原來高等動物的殘忍性是超過於低等動物的。

一年中毁滅於炮火連天的戰場上的有多少？婉轉哀號於剝削復榨下的又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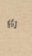
低等動物的殘忍性似乎是無意識的，而高等動物的殘忍性却明顯地是有意識的。

◈

人是所謂高等動物，可是在過着低等動物的生活者，眞不知有多多多少少！

◈ ◈ ◈

（編者註：下面一段是我在黃君本篇以外的感想，不久以前，上海有中國保護動物會舉行成立大會，列席黨政名流五百餘位，濟濟多士，想必合念大慈大悲不止。據報載黨員某發表意見中有云：『……當以有益於我們的應加以保護，反之有害我們的，譬如殘暴的野獸，吃稻的害虫，那是誰都應該捕殺……』另一位黨員致詞：『……保護動物的機關是很需要的……』接着該會是有工作了，剛因徐家匯一帶船戶藉屠殺烏龜取肉博利爲生事，函請市公安局出予嚴禁，覆示的理由：（一）是政府從未有政令禁止，（二）是該地帶爲天主教主叢集之所，（此段措詞糢糊亦未說出不交涉之理由）對事實有無扞格，尙須顧慮。所以非有待於如世界各先進國然，在憲法上添一保護動物條例，總不能鼓動中外聽從了。然而，該死的動物　在這時期無疑的不會有生機了。但是我希望諸位熱心維護的名流決不欲早爲物化，連十年百年爭執的時光都會無聲無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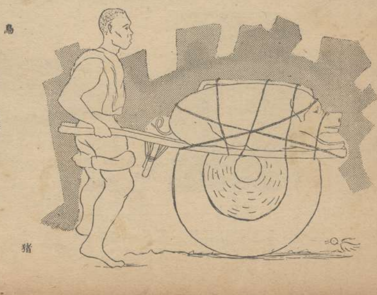

狗





蛇

鳥



猪

假使我做了財翁

胡徇遒

「百物皆可愛，惟錢最寡趣；
生時招不來，死時帶不去！」
——袁枚詠「錢」詩——

打開天窗說亮話，財翁有的是錢！亦惟祇有「錢」，始能集「財」之大成也。然而錢的本身，決無樂趣之可言，牠只向財翁的腰包裏鑽，一見窮人則必退避三舍，如是牠不啻是具有一副冷酷面目的勢利小人了！誠然錢是因人成事的，必得實力之參和，始發生效果也。再者，另如古人詠「錢」云，「眼孔小於窮措大，面形圓似富家翁」，又詠「洋錢」云，「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雖然，墨客輕描淡寫，是毀譽參半的，但據我的眼光看起來，僅在財翁的股肱間，作掌上舞，彼終於得不到大多數人的好感吧！

「假使我做了財翁」，未免心猿意馬，孫中山先生早已說過，中國祇有「大貧和小貧」，那麼，一朝鴻運亨通，談何容易!?自然是不可以「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不過，「假使」是可能的，貫澈始終，我其苦盡甘來歟！並且，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現在，也不妨來學論語信條之一：「不主張公道，只談老實的私見」。

「事所必至，理有固然」，飲水不可不思源，我想：我假使做了財翁之成因，亦不可不說，或有三種方式：一就是中了國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設獎券的頭獎，大洋伍拾萬圓，此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式之徹底澄清的窮兒暴富！一就是赤手空拳，勤儉起家，吝嗇性成，銖積寸累，於是「腰纏十萬」，號稱貫朽了！是則節衣縮食，財翁之道苦矣！致於襲先人之遺產，坐守其成，憑己意而加減之，而躋財翁之位於磐石之安者，此固中庸之道，但未免過奢矣。

同時我又想起「腰纏」的故事：『古時有四人各說自己的志願：一個願做揚州刺史，一個願多貲財，一個願騎鶴上昇；再有一個說：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某一身欲兼三者，正是絕妙的榜樣，四美具，二難并，非常有趣，的是做財翁的前奏曲，我願大衆，都這樣來貪一貪，不然，決不會成其爲財翁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豈不名正言順！序幕揭開了，「此中有眞味，欲辯已忘言」，於是乎『財翁』不可爲而可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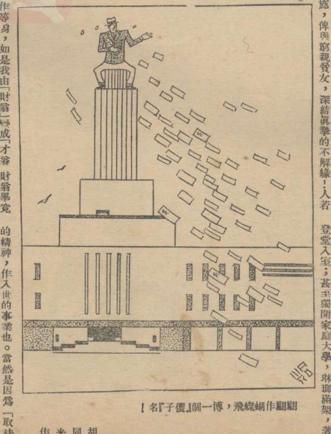
在銅錢眼裏打觔斗的，自然與「孔方兄」義結金蘭，周旋不已；並「銅臭」而不怕，「骨相」其掃地矣乎！此等人，我素加以側目，而深代惋惜的，大好頭顱，胡不往沙場効命？豈值得夙興夜寐的在此虛擲！固執不悟，眞「財迷」也！「前車之鑒」，我若富爲財翁，決不踏他們的覆轍；我不被財牽累，財將被我差遣！利用作驅使牠去做苦工！有益大衆的苦工！祇問耕耘，莫問收穫，並不渺視「滄海一粟」，且極信仰蔣委員長之名言，「說了就做，做完再說」。

君不見當今人間，口口聲聲要組織「廉潔的政府」，然而貪官汚吏霸地大物博之神州，獲一本萬利的事業，祿食千秋，爲財翁之不暇，是腐化份子，都現成面團團的坐起來做富家翁！民脂民膏，搜刮殆盡，這是道地的「民窮財盡」，夫復何言！我儌倖做了財翁，誓必開誠佈公的將秘訣告訴大家窮措大，使登高一呼，衆山響應！或對彈劾未盡去職的當局，故意闊綽的幹一下，或驚天動地的孤注一擲！使得爲四萬萬同胞吐一口氣，已又可名垂青史！可謂公私兩濟了。

「採得百花釀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於是乎我平心靜氣的思索一番，觸景生情，又要及時行樂了！「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牛馬」，我更警惕在心，行將懸爲座右銘。除責任範圍內子女正當的教學婚嫁等費外，我決不替他們預儲贍養金。誠然，遺產制度，是造成了幾多的罪孽，風波！而潮流翻新，即今嬢子軍又加入集團，爭奪承繼權了！如果目光如豆，勢更難應付矣！

不過，我鄙夷官袋飽滿，我憐惜「阮囊羞澀」，所以我更將藉「財」的神通廣大，富而好施，俾與窮親貧友，深結眞摯的不解緣！人若嘖嘖讚美，而垂涎三尺，極表羨慕之時，我將施捨之，賑濟之，而應之曰：『財，乃造化所有，我不過暫爲尾閭而已！君不信，請觀我有求必應』。於是人乃欣欣然有喜色，心花怒放，如枯苗之得甘霖也，我亦藉以慰安焉。

「始歎白城難坐擁，從今先要拜錢神」，假如我做了財翁，時機成熟了以後，我將用這有貝之財，去換那無貝之才！蓋現代「學校重地，窮人莫入」，我賴財的權威，得以高談闊步登堂入室；甚至獨開家庭大學，琳瑯滿架，著作等身，如是我由「財翁」變成「才翁」財翁畢竟仍是才翁啊！「學富五車」，「才高八斗」，非才翁而何！意義可更非常重大了！並且，孜孜矻矻，三年有成，拔一毛而利天下也，吾往焉！乎？



翩翩作蝴蝶飛，博一個『傻子』名！

胡同光作

復次，再來一個故事：『晉王夷甫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呼婢曰：「舉却阿堵物」』！又孔老夫子常輕視「儻來之物」，曾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我假使做了財翁，必定當作金科玉律，本此主旨，安排步驟，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業也。當然是因爲「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取法乎下，則無所得矣」。豈可不因時因地而制宜乎？

總之，假使我做了財翁，爲適應時代及發展個性計，喜怒無常，憂樂互生，對於錢也，或卑之爲敗類，或尊之爲神聖，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我終於免不了「矛盾吧」！這是因爲我寄生在矛盾的社會中，未能遺世獨立啊！

一九三四年的奇蹟

『囘復自然』的白熱化

張英超作

看到白蘭花（Ballyhoo 之音譯）給梅蕙絲脫 mae West 特地出了專號以後，Sex Appeal 一個名詞在年青人心裏異外地憧憬起來。

從銀幕上野姑娘 Hoop'a與飛燕驚鴻Dancing Lady的出演又深深給我們的印象了。

再從羅宮綺夢Roman Scandals到華淸春暖Footlight Parade的映現出給我們的啓示了。

抓住着世界一向誘惑性崇拜狂的權威者，一般好萊塢的姑娘漸漸從綺羅纏綿的叢繞裏跳出來，暴露性地要表現最眞最善最美的肉體來，無疑地可說：

是在一九三四年到上海發現的奇蹟！

是自然主義所大聲疾呼的『囘復自然』的一個好例子！

Sex Appeal。

在亞洲西部阿拉伯沙漠裏，至今仍僅僅能



瞧見終天從薄紗面幕着的姑娘的隱約的臉上就算是 Sex Appeal。

回顧到當日的埃田樂園，耶和華所創造的夏娃與亞當，那種渾渾噩噩的赤裸裸地，何曾有一點淫穢的下意識。

大慨每個對象上發生愈祕密愈潛藏的作用。那越會衝動人們的好奇心越加苛求。反轉來說；每個對像成了愈平凡。愈習見，那就愈不會引起感應。這是由心理學證明起來是一條很平凡的通例。

又顯明地說；譬如一件極普通的玩具，在一個孩子的面前的倏忽一映顯時，接着便把牠祕密地潛藏而不給與他，那他好奇心的衝動會使他與奮地思慕，幻想和追求了。假如早就很普通地給了他，當然使他感到這是極簡單的一件玩具而已。

所以高喊着『回復自然』的最強理由是如此『回復自然』讓我們爽快地享受這無罪惡的清明生活，把一切的下意識統歸之於一個『毀滅』吧！

●

有一天會使得『眞』『美』『善』的肉體不被嫉妬視地的顯露了！

也就是驅除了一切色情的邪魔，不再鬼祟祟地留在身邊，統認為把肉體上的 Sex Appeal 一切的映顯，極平凡地與常見的臉面，手臂，嘴唇，大腿的赤裸裸同樣的平凡。

到那時候，環境向『眞美善』推進。

一切都『眞』美』『善』化了。

期待這眞美善的蒞臨。讓我們來歌頌這一九三四年的奇蹟。

『回復自然』的白熱化！

春零碎

貓士

見了膠着在電線上的破紙鳶，知道春已到了人間。

◆

三月二十一日是春分，道地的春天，再也不容閃躲了，春天而且已經成長得很像個樣子了。

◆

我想起了這樣的故事，不知是什麼書本上看來的，或聽誰人講的。小康王已經做了皇帝之後，有一次到街坊上來閑行，自然有秦檜丞相伴着，這正是新春時節，行人熙熙攘攘，大有太平景象，因爲那時和金國已訂和約，專一於安內工作 所以百姓都能安居樂業。康王走在街坊，看見一簇人圍住一團，也生好奇之心，不免挨進去一看，原來是個測字攤，大約張鐵口李半仙之類。小康王也報了一個字請他一占，說出一個春字。測字的却說春字形秦頭壓日，主爲奸人蒙蔽云云，且不管牠，而說這個春字是秦頭壓日，却甚有味。春字的頭，不一定是秦，泰春奏等都可以，一定要說秦，却有那時代的特別關係，就因爲秦檜當權。那麼我們現在的春，是很好了，三人蓋日，三人卽三民，三人蓋日示三民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豈非可賀可喜可哈哈大笑者乎。所以抗日戰既終，今且將以主義爭勝，則日本之將失敗，也必一定，不能逃脫了。——春天頂適於做夢。

◆

睡也不錯，諸葛孔明先生在臥龍崗上，白晝高臥，有草堂春睡之吟咏，而唐詩中之春眠不覺曉，尤稱千古絕唱。則春睡實一大妙事也。但請勿誤會到白晝宣淫，這是全不相關的。

◆

春字往往被用於男女之事，如春宮本爲極典雅字眼，乃用以叫淫畫，眞是藝術之極了。藝術大概一定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今年狗年班禪大師送一大羊頭給國民政府，大約是勸賣狗肉，班禪眞可說是大藝術家了。的確藝術的最高點，必歸結於宗教。

◆

我想看梅花去，今天三月三日正好，到無錫梅園，到蘇州鄧尉，到杭州超山，結果一個地方也不去成而翻了半天中國名勝之地的照片，這比三地廣泛得多，所見所領會也更大。——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現在也通行。

◆

秋狗春貓，所以野貓是大叫特叫了。貓的叫春，一直是有名的，有許多電影女星被呼爲野貓，不知春來可叫得眞像貓？人同貓總有些不同，但我甯取貓的那種眞率。

◆

說到了貓，我想造塑出一種貓來，無疑是三四年式的，而且是永新的最摩登式，會未卜先知地站在摩登之最前線，其形態是靜的，却包含了永恆不息的動。靜如處女，動若脫兎，具備於一身之上。幽閑一般芬芳，那是靜，爾顯明星，烈火式的顫抖，那是動，一條花蛇，菓子貍，龍虎大會。

◆

春天的夢，那是多麼五味調和，在甜酸苦辣澀辛鹹之外啊。

假日

徐訏

有一陣風，迎着我的臉飛來；今天的累勁兒似乎差些，于是我聞到了春的氣息。

街樹，綠意在動，鳥在枝上啼，啊！春色已降到了宇宙，降到宇宙每一件事物的上面。

我呼吸着。

洋車夫再不抖索，摩登姑娘們試單衣；男的女的，手攜手，跨進了紅花綠葉的公園。

狗跑得很快，雲走着很慢，汽車叫聲也帶着三分懶；每一件事物都有濃或淡的春意在瀰漫。

白俄們在籬邊草深處坐着躺着，風吹起了地上的春訊與他們的黃髮，他們注意着對馬路的中國女子，肉色絲襪在紅色袍角裏蠕動。

我再向前走。

河浜旁，一羣孩子，裸露着灰土塗滿了的手腳，在挑選一大堆一大堆的破布；破爛的瓶子在更年幼的手裏爭奪，哭；大的把他們拉開，叫他們一同工作。

二個男的，一個女的在浜上走過，男的用手保護着女的，大家堵着鼻子，放快着脚步。我意識到那正是春意在那破布堆裏汎濫。

我望着吞沒了太陽的高樓，踱回來；一陣輕懶的春風送着我。

風拍着我沉重的後腦，我在這個特殊的假日，才意會春是早就降到人間。

明天，那工廠機器的聲中，可也透露着一絲二絲的春意？

來訪的朋友：「喔唷，模特兒的曲線實在不差！」

張英超作



跌下來的女人：「喂！蠢貨……要呆看什麼？……」 曾少飛作

公園裏的春天！

沈寶輝作

侍者：『先生，請坐罷！』

客人：『不……我正在尋一樣東西呢！』

穆一龍作



男：『你……為什麽不能答應………』

女：『我的鼻子……塞住了；再加嘴巴又給你吸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豈不要悶死？』

男：『噢……對的，我的傷風確還沒有好。』

陶謀基作

夫婦風景線

張佩弦

（一）

婦　祖望趕快去買一張大晚報來看看我們的航空票中了獎沒有。

夫　（低頭）看上去是不見得會中的；大晚報我還是去買。

夫　（拿了大晚報低着頭在注視地走進來）

婦　有沒有中？祖望。

夫　中了，中了。

婦　快點給我看。

夫　慢慢，慢慢。

婦　（順手將報搶了過去）啊，你看點什麽？你倒寫寫意意地在看着（康克令）小姐的新聞，還有心想。中獎的號碼呢？在那里，在那里？

夫　…………………………

婦　倒霉，倒霉，白化了五塊錢，一條也沒有中，下轉勿再買哉，都是騙人。

夫　這張大晚報化一百錢買來的；還算嘸啥，「康克令」小姐的新聞總算看着哉。

婦　啥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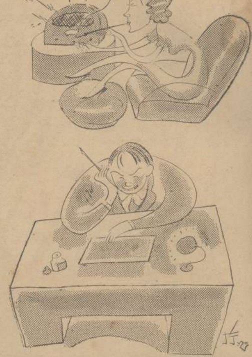
（二）

夫　（昏頭昏腦的搖搖擺擺的回來。）



『誰說我胖呀！眞是瞎講……』

張英超作



夫妻兩重奏。

江棟良作





女運動員：『唔！擦得太輕了，怪癢微微的。』

領隊：『…我的心也癢微微的，用不出氣力？請你耐心等待一些…』

董天野作

婦　你這樣沒有記心，上轉喫了酒出事體，現在又要喫酒哉

夫　（搖倒在床上。）

婦　讓我看看袋袋裏可有啥東西。（搜索衣袋。）

夫　……………………

婦　啊，啥東西？裸體格女人照片，如意袋……銅錢呢？

夫　……………………

婦　明天把伊喫生活。

夫　……………………。（翌日）

夫　昨天我啥時光轉來的，我自己也記不清了。

婦　以後勿要再喫哉。

夫　好，好，不喫。等歇會（戴帽欲走。）

婦　喂，你忘記了什麼沒有？

夫　呵，呵………

婦　Bye—Bye

（三）

婦　你啥事體這樣夜才轉來？

夫　不這樣夜啊！

婦　一點鐘還不算什麼夜？

夫　我的手表只有十點多，你看

婦　瞎說——不走的表，有什麼用。

（隔壁人家的無線電正在唱着 My daring）

夫　My daring I Love you.

婦　睏罷，睏罷，你勿來，我總是睏勿着。

胡同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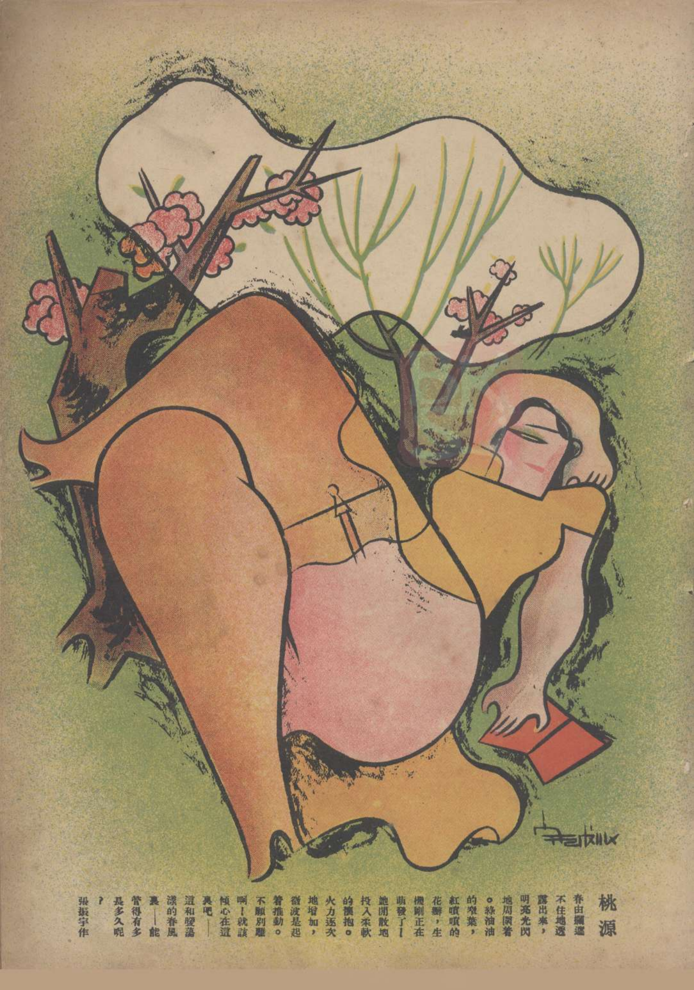
●

交際花某，結識空軍學生甚多，故有『航空母艦』名。

偶然的粗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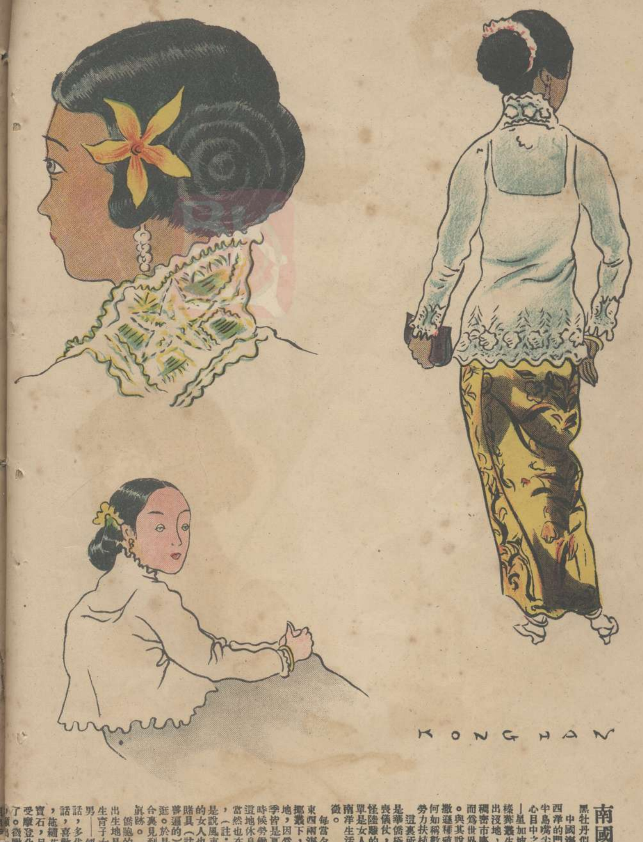
葉淺予作



桃源

春由攔遮不住地透露出來，明亮光閃地周圍着。綠油油的嫩葉，紅噴噴的花瓣，生機剛正在萌發了！她閒散地投入柔軟的懷抱。火力逐次地增加，微波是起着推動。不願別離啊！就該傾心在這裏吧——這和暖蕩漾的春風裏——能管得有多長多久呢？

張振宇作



KONG HAN

南國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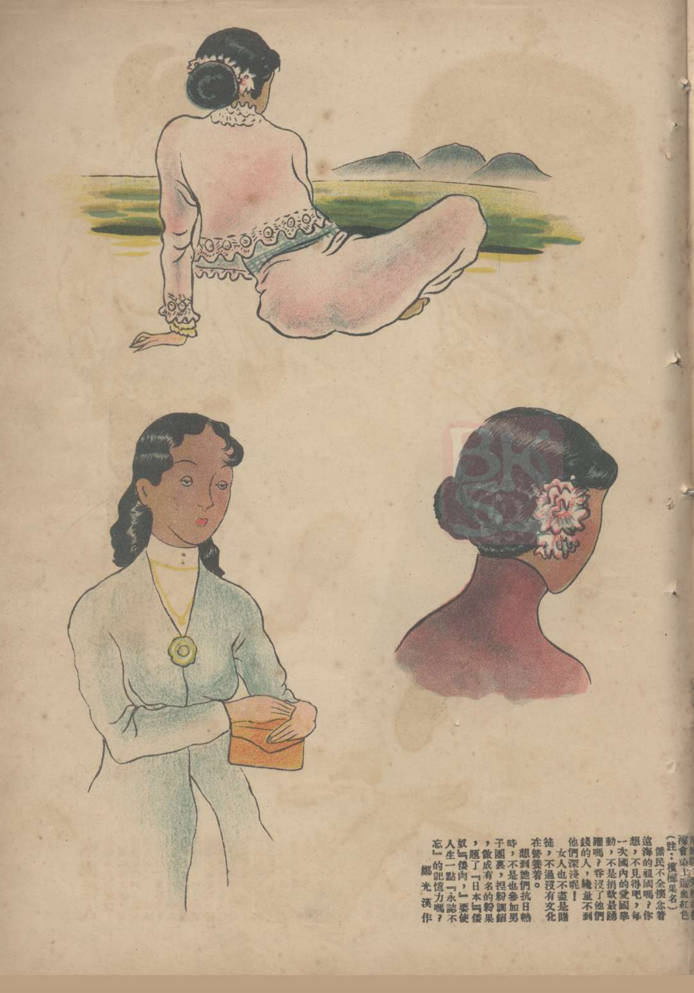
黑牡丹似的嫵媚——

中國海之南，東西洋的門戶，馬來半島嘴尖——英人心目中之長軍港——星加坡。百年前榛莽叢生，視為鬼蜮出沒地，如今人烟稠密市廛櫛比，一躍而為世界貿易市場。與其說是盎格魯撒遜種殖民精神，何如稱數十萬華僑勞力扶植的成功。

這裏所談的：不是華僑極舖張的出喪儀仗，也不是光怪陸離的賽會，單單是女人，女人是南洋生活上一個特徵。

每當夕陽西下，東西兩海岸的橡林椰叢下，是清涼勝地，因為那邊『四季皆是夏。』在這時候勞働們當然在這地休息，上等人當然也在那地兜風，（註：那邊汽車是說風車的）圍秀的女人地當然丟了賭具（註：賭是最普遍的）到那裏閒逛。於是在這種場合裏見到了華僑的眞跡。

僑胞的女人一經出生地是土產——生育子女多重女輕男——便不講中國話，多代之以馬來話，喜歡穿馬來裝，拖繡花鞋，胸懸寶石，足間帶環，受摩登化的也燙髮了。微勵的頰面上



榔會染上這血紅色

（註：檳榔果名）

僑民不全懷念着這海的祖國嗎？你想，不見得吧，每一次國內的愛國舉動，不是捐款最踴躍嗎？吞沒了他們錢的人，總量不到他們深淺呢！

女人也不盡是賭徒，不過沒有文化在營養着。

想到她們抗日熱時，不是也參加男子園裏，捏粉調餡，做成有名的粉果，題了『日本』『倭奴』，『倭肉』，要使人生一點『永誌不忘』的記憶力嗎？

鄭光漢作



年青的母親：「你爸爸今晚上南京去…………」

皷上蛋日記

一九××年　趙璉君

——友人皷上蛋去美，仿報館刊佈留學生去國法，特發表其日記，亦朋友皷吹之道也——

一月二日。坐平浦通車到上海，坐車到父親處；屁股剛熱，忽接北平電報，謂祖母急病，招父親即往；父因公事忙，又命我典質衣服一箱，搭當班車去平。

一月六日。到平，知祖母去黃太太家看梅花，到黃太太家，知已相偕去開明看梅蘭芳的「王母獻櫻花」，趕到開明，已開演，遍尋不着。劇散，在門口等候許多時候，仍未遇，乃就近到都一處吃涮羊肉，一上樓，就看見祖母的吃勁兒！——王太太今天又破鈔！

一月七日。方知祖母想趁我南歸時，以病詐父親一面。下午乃偷偷地打電報叫父親放心。

一月八日。爲三等車上勞頓病倒。祖母坐在我榻邊頻頻談叔嬸不好，與現在大家的窮狀。

一月九日。病好一點，寫一篇以唯物史觀立場罵宗教之文，投稿某雜誌；希望得到一筆路費。

一月十日。祖母求濟公壇，說是爲問我昨天的文章可賣得出。

一月十一日。祖母的嚕囌太可怕，乃向我老師××借洋十二元，當夜搭車到天津坐船。

一月十七日。昨夜半到申；今天爲大哥的忌日，吃祭祀，大哥爲切頭去尾「猩紅熱」症（註一）非命地死於濟南者。

一月十八日。借到稿費一筆，并知罵宗教一文，未被扶乩壇上的濟公說着，下期刊用。當夜赴杭訪大嫂；大嫂守寡三年，現在才二十歲，在某初中教書，爲美引起許多人追求，但嫂於大哥死後就愛了我的。沒有一個人同情我們；只有大哥是允許的，我想。

一月十九日。夜，嫂以「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哥？」命對，我對以「紅綢被中，無限恩愛會嫂嫂！」

一月二十日。二姊在桐廬有產，函請嫂陪三妹同學　現做助產醫士的林株女士同去；嫂因忙，命我往。

一月二十三日。夜，姊產後頗健，坐談時以「跌倒磊磚三塊石」爲對，我見林株小姐在座，乃對以「打破林株二段木」一座皆笑。

一月二十四日。三姊由廣東來函，謂某軍長需祕書，彼不知姊有產，招姊即去，并匯來旅費一百元。二姊叫我去任這個職務。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到杭，夜到上海。

二月九日。廣東事情不成，因男子無權充女祕書職！幸虧二姊不來，不然二姊夫豈非不甘

二月十日。隨大姊夫到新加坡，揩油之道，自然願做！

二月念九日。接到千轉萬轉的一封信，蓋友人馮君，在日本學醫已成，即將同國；叫我要玩趁早去，膳宿一切，他當盡東道主也。乃借旅費赴日，發信通親友。

三月念日。馮君問我對日本之感想，我說沒有；他問哪一點最得你美感？哪一點最引起你惡感？我說日本女子最可愛，日本男子最可惡！

三月念三日。接父親來電，謂已謀成上海某銀行事，叫我快去。

三月念八日。進某銀行編纂部。五十元一月扣飯錢。

三月念九日。午飯時部長大論中國十年來大事；論斷中國之最大功臣爲孫中山，並痛罵孫逸仙是罪人！我爲之噴飯，全桌都怒目對我

三月三十日。我咬着舌頭去吃飯。聽見二個行員大聲得故意讓部長好聽見地在誇贊T. V. Soong. 的理財能力，部長忽然興奮地說：「中國理財只有我的朋友宋子文」。我忍不住笑了，同頭裝咳嗽。忽然旁邊一個委員開始說了：「他們所說的就是宋部長呀！」於是部長釘我二眼。

三月三十一日。領四天薪水，我是以侮辱上司罪被革退了！

四月一日。有女朋友同其富豪愛人結婚，我用四寸長一張白紙一張紅紙寫一付對聯送她，上聯是：「我心輕如鴻毛，因爲職業剛剛被革掉！」下聯是：「你身重如泰山，原來丈夫急急要爬上」；移她半眞半假地帶怒扯去了！夜，在半新不舊的新房裏，咱們舉行半新不舊的鬧房；一個愛吃水菓的賓客要新娘對課後才允接受她的招待，該課題爲：「新屋新房，新郎新娘，新新簇簇！」新娘爲難了好久！我對她說，如果叫我三聲親哥哥，我代你對。於是大家都叫新娘選擇：自己對呢？還是叫我親哥哥？結果是叫我一聲，還爲我倒一杯酒，我勉強對：「紅帳紅被，紅男紅女，紅紅動動！」那位愛吃水菓的忽然說：「我上聯還沒有完呢！你曉得下面還有一句：「——也許簇而不新也！」我同答說，我下面也有一句：「——難道動而不紅乎？」這時，新娘新郎的臉都紅了起來，一個十六歲的伴娘說：「紅的，紅的，這不是紅了麼？」說得大家都笑了！

四月二日。有人告訴我有水手，善「捉黃魚」（註二）你也願意去法國麼？是一個機會了。

四月五日。有一個黑洞裏，我們二個人也算在留學的路上，今天起；日記不能寫了。

五月十四日。託天之福，已到法國。作許多書，寫幾首打油詩寄中國去；我對那些摩登女子的通信中說，我已經無聲無嗅地到歐洲了，你瞧！

五月十八日。接到電報，謂祖母病歿，父親破產，家中十分之九要尋死，命我趕快同去好送終。

五月二十日。接到銀行通知，五百元旅費已從家裏匯來。

五月廿一日。四等艙比「裝黃魚」到底是好些了

六日二十三日。一進家門，毫無死氣；裏面親戚團聚，笑聲遍屋，詢之，方知父親已打中了跑馬香檳票頭獎。

六月二十八日。幾天來，大家盡量吃！盡量用！盡量玩！

七月一日。知父親又中了海氣救國獎券頭獎；如父親者，眞偉大也！眞眞偉大也！

七月二日。要父親賠償我由法國招同的損失。

七月四日。我坐着總統號頭等艙去美了，三四十隻染紅了的摩登手指向我揮揚，我同我同去的嫂嫂說：「你看！那些每隻手上我昨天送她們的戒指，這都是她們揚手的原動力呀！」夜，嫂嫂推醒我，說我在夢中爲什麼大呼：「這是頭等艙！這是頭等艙呢」？

七月五日。我們在赴美的途中了！那邊是黃金之國呀！

註一：「猩」紅「熱」的頭爲「猩」，其尾爲「熱」也。

註二：凡祕密地，使你不化船費只化小費搭輪船之謂。

乘着世界最大輪船到紐約了

……蛇性與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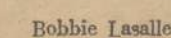


Snake and Drink



Clara Bow





Anya Taranda

Bobbie Lasalle

現代社會之尖端文化

黃金氣息最重和獵奇趣味最濃的，在爛熟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頂點地槩高，尤其攀榮在都會的享受生活上，色，香，高，速一切皆力求刺激強度化，是爲此等文化的特質。女人，當然是一個可注意的其中主角——一絲掛，半葉掩，白而有彈力的肢體半裸或全裸，強烈的蠱惑性，精神愉快放射得極靈活，恍如一滴毒液着身，渾身會發燒癲痒！她好像是最嫉妬有走近她面前的而無羞恥地射殺後，狡猾，權威，睥睨，敏捷地蜿蜿蜒蜒隱卸了！蛇也有一般的可愛，在春天綠叢中。

店員日常生活階段

沈寶輝作

早點喫過，
生意毫無。
同事相聚，
談古說今。
此刻光陰，
尚稱歡娛。

中飯喫過，
顧客應付。
手忙脚亂，
頭腦昏糊。
此刻光陰，
不算不苦。

綢緞店青年職員因日常生活早晚接近一般太太奶奶小姐們的緣故，無形中衣着舉動感受了部份的同化。

經理先生氣燄高，
面孔豎起像曹操。
事情一些不週到，
一頓排頭够受了。

晚飯喫過，事情算無。抖抖圈兒，蕩蕩馬路，此刻光陰，活潑如虎。

小王小王，你算得是揩油大王，石灰膏當作是白玉霜，今朝擦得面孔上，方才曉得上了當。

村姑們的腿嗎？

『不，是明星們的腿・』



王人美

葉娟娟

梁賽珍

張織雲（裸腿前輩）

胡蝶

黎莉莉

談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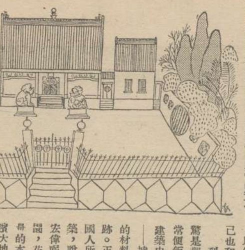
……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擔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厮會，武大雖一時撞見，原是他的行貨，不敢聲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

神戶的華僑生活

蔚

小引

我是管城子。初春無事的一日，我偶然想起到神戶去視察視察，便戴起平素愛用的銅盔帽子走了出來。但當第一步踏上神戶時，我已起了後悔的念頭。爲什麼？你不聽得神戶原本有七千多的僑胞麼？而現在我來到時，已留在的不及一半；人是誰都愛熱鬧的，又那箇對於這衰落的現象，會感到高興呢？但既來之則安之，只好走馬看花般轉轉了事。所恨的是神戶並沒有新舊金山那般遠，爲什麼前幾年的黃金時代却想不起來跑一轉呢！



石獅的愁嘆

情況是上說那樣，看來是沒有什麼可以令人高興的罷？且說我上陸的第一步，是一直跑到僑胞們的總集會所「中華會館」去。什麼？爲什麼不先去看看領事館呢？那是這樣：有人告訴我，僑民和領事館是沒有什麼交涉的，他說各國人都是這樣看待。又有一箇朋友告訴我。若要調查關於僑胞的事情，日本警察署的答復，比領事館來得敏捷而且正確。所以我覺得自己也和領事館沒有什麼交涉了。

到得「中華會館，」竟令我吃了兩驚：第一驚是那建築的宏嚴——老實說這在國內原是家常便飯的事，但在這小島內許多不成樣的洋式建築中，的確是異彩的存在！那純國粹的結構——據說建築當時，純由本國的工人，用本國的材料造成的——默默然還留着昔日豪華的痕跡。正中的是關帝廳，向左是天后廳，大約中國人所到的地方，總離不了神道，但這一所建築，說不定還是托關帝老爺的鴻福，才有那麼宏偉呢？再左是看門的居室；向右是客廳和花園，花園後面是管理人的住所。可惜我沒有測量的本事，算不出究有多少大！但先年東京橫濱大地震的時候，神京濱的僑胞，八成是收容在這裏，也可想其方園之大而且廣了。我到時却是空靜靜的鴉雀無聲地，管理人無所事事的逍遙在其中，令人羨慕此福是幾生修到？

入得門來，見守門的石獅一家三口，都在愁眉不展，令我受了的第二驚！我不禁趨前問牠們何事如此？答說近幾年因爲排日的影響，華僑返國的過了半數，商務衰落，維持費也因之缺乏。去年爲了地稅等的滯納，險些兒被日政府強付拍賣，理事們收到了日政府的通知，才知道件事，四方奔走，總算弄妥了。但是像這個樣子，仍是不脫岌岌可危的地步。我聽了深爲表示同情！石獅們一世忠誠，當然是經不起要做別國的奴隸的！所以我望這裏的僑胞，各人都中一條航空奬券——什麼？你問我爲什麼一人中不好，要人人中呢？你不明白中國人是拔一毛也不大願的，如果一人中了，是拿不出幾多錢的，只有人人都中了，積少成多，才可以不給日政府添多一處招引外客來游的新名所呀！

國民性的露現

大約我們中國人所到的地方，都可以聽到「中國式」這代名詞，不是不是，這絕不是我們自己所創作的，却是各國人所案出的；這才可驚我國聲譽播傳的廣大咧！由中華會館同轉來，我訪了好幾處會所，結果覺得都是大同小異。現在且舉其中之一，以代表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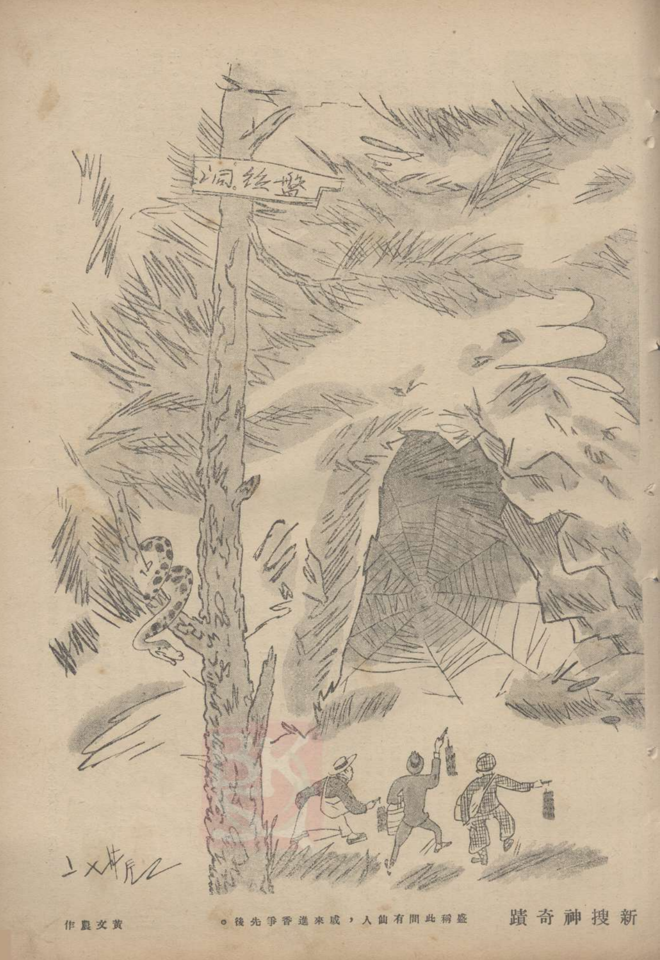
最先我看見堂堂皇皇的外廓，進一步，我看見排列着的「××黨支部」「商業研究社」「商務公所」等威嚴莊重的匾額，就不自覺地起了十分的敬意。但在我剛踏進門內的幾步裏，那敬意已給樓上的爵士音樂搖動起來；及至從樂聲間斷處聽到打麻雀的喧嚣的聲音，不待我的思慮，敬意竟不期然的自飛向來處去了！

那些音樂原來是青年的會員們所組的爵士隊在練習。音樂本是高尙的消遣；但是爵士音樂，雖說在二十世紀是狠流行，但未免過於頹廢吧！而我們的同胞，是偏喜向人家的壞處學，實在是一種徒喚奈何的怪現象。

至於另外一間的麻雀團，那可說純是「中國式」的，而且十足不打折扣的「中國式」了！堂堂的會所，內容却是麻雀局，我以爲國內才是那樣，那知在這裏也看見一樣的情景啊，還被人譏笑着的國民性的一般露現，能不能快到消滅了的時候呢？

但是同頭再仔細一調查，他們也有相當理由，據說：經費缺乏是一般的情形，但靠這雀局的進項，可以減輕相當的負擔，而且近日東洋人也很流行麻雀，甚至有雀牌的新出名產，雀局到處皆是，僑胞據此一方，也可以防止利益外損的一個法子了。誠然，則麻雀的威力，實在可驚，而其功勞也是不可毀滅的了！不知是眞還是假，聽說不多時前德國某軍學家，因其國被禁添加製造軍械，便發明了用飛機投下毒菌的對付方法，以備第二次大戰；那麼我們也何妨依他的法子，把幾種使我們不振的原子，像麻雀一樣，移植過去，不是比開戰結果來得確實麼？

（編者註：看了這篇通訊是怪刺目的，擬去信要求作者搜尋一點榮宗顯祖的材料，還不知道有沒有呢？）



新搜神奇蹟　盛稱此間有仙人，成來進香爭先後。　黃文農作

濫竽記

海戈

（一）

二十年七月，我於成都畢業還鄉，同路楊三，他的父親是本縣私立公學的校長，也是我以前的塾師。在途中，我同楊三談到我們的出路問題，他說：「不要緊，你的出路在我的身上」。但他確誤解了我的意思。

到了家，母親笑着看見她的兒子畢業同來了。

外祖父問我怎樣辦？親戚們問我怎樣辦？弟兄姊妹們問我怎樣打主意？每當我走過祖遺的押給了別人的座宅時，大門上的秦叔寶，尉遲恭，好像也特別和我瞪眼。

過了幾天，楊三的父親，送來了一個紅紙封，面上寫着「關聘」二字：

茲聘

××先生擔任本校初中部第十班國文每週六小時（作文以四課本合一小時計）第十二班甲組英文每週八小時每小時薪水市洋三角此致

本縣私立公學校長印

三角市洋，約值大洋二角七分，這是我初次在社會上取得每小時的代價。感謝楊三告訴我許多教書祕訣，因爲他就是該校的初中畢業生。

家裏的人們，知道這個消息，皆大歡喜，說，我會找錢了，將來淘得了經驗，定是不凡之品。只有一個人不讚成，並且也知道我的稟度，性情，年齡，都不是教書的材料。這人是誰？現在我忘了。

小學教員之夜生活

學校名爲公學，其實就只有初中，和附設的高小兩部。校長先生——他們通稱爲老楊先生，我是永遠記得的：他教過我唸「平上去入，」他做過『游蜂巳老多情思，還倚欄杆故故飛』的諷刺詩。是老學究，但不是通常的老學究，懂得數學，化學，白話文。但提起白話文，令我不禁頭痛。這還是我在中學時代，他重又做我的師傅，應了全班人的要求。改教白話文，開始說明標點，已經解釋了七八種符號，我們都不懂得，說到驚歎號的用法時，書上有這樣一段：

「雲呀！雨呀！風呀！……這些都是宇宙的變態呀！」反覆了幾次，每個「呀」字的尾音，都拖得特別長，我們全都打盹了。我是不慣於伏案而臥的，醒來，他還是「呀呀」。恨不[illegible]，便偷偷地跑到小工房裏去看鐘，湊巧小工也[illegible]了，大膽替他改快了一些時刻，並想法使他醒來；但結果我却記了一小過（此事已經隔了八九年，提起來，我對於楊老先生是抱歉的）。其他，老楊先生還多少有些「溫，良，恭，儉，讓」的風味。當校長也是其「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的。還有一種特長？是從九歲喪母時，便立誓吃長齋，至於今，亦仍不恥豬肉。

校址在明德宮，是別人的會館，被學校的董事洪大茄子想法租了過來，略略賠修，便裝了三四百位天眞爛漫的青年在裏面。

我從大門進去，在開學的前一天。如入太廟。幸而有楊三同在一塊。他告訴我：兩廊是舊班的教室，大雄寶殿是新班的講堂，菩薩在五六年前就物化了。經一處方石塊鋪成的敞地，兩旁列着短短的花牆，牆前豎了籃球柱，石板上光光的，似乎在此是有人「斷殺」，而那短花牆裏面却有的是教室。

在校長室談天時，認識了本縣[illegible]多教育界上的老同志，大都精神糾糾，若有其事。而互相爭論的話，還是偏於午飯方面，因爲校長吃素，怕的是這一次聚餐，我們也跟着要嚼菜根。

來了一位女同事，她特別惹人注目　不在她是惟一的異性，而在她那隆起的肚皮。她的丈夫兼本校訓育主任烟君，說來我們還是成都的先後同學，他坦誠地告訴我，她只有三個月的喜訊，而且是教音樂，不必擔心。

父：『近來你怎這般打扮？』
女：『可是我還不及我的教師呢！』

（二）

一陣拍掌聲，和我的脈博的跳度成正比例，而脚偏要我慢慢踱上講台。教務長演君替我向第十班的學生介紹了，又是一陣拍掌，使我莫明其妙。因爲我們以前應用過拍掌於攆走教員之際，此時他們加諸於我，是那一種用意呢？本來我彷彿預備着長篇大論的演說詞，經了這一轉念，開口時，話全變了，至今只記得出了教室，臉還是紅紅的。

「這是第一點鐘，可以不講書」，話是楊三早分付過我的。那天我便不費勁地得了五角四仙，有一半是在第十二班得的。

二次上課時，我在教務長室兼教員準備室裏學會了自帶粉筆。原來至少要拿四小節在手中，才可以支持連續二小時之久。其實不見得每人上課都要大寫特寫，粉筆箱中全是些剩同來的短節，被汗浸透成淺黃色去了。


『師生生活打成一片』聲中　余忘我作

我忘了介紹我們的教務長演君：

他的寢室，通常都狠熱鬧，任何人都是出入無禁，可證其人之寬宏大量。爲了拿粉筆，自然所有的教職員，都和他熟習。同時，在他這一間房裏，有一具號召許多同事的法寶：那是十年前自開學以來就有的水煙袋，形式狠小巧，但並非精裝。除了水筒與裝煙筒而外，其餘應有的零星小件，早已精光了。好像一個人只有口和眼一樣，不甚適用的鼻子眉毛，取消了也無關係。而這樣，大家却都愛牠。常常有人燃着紙煤，慢慢地談天，總要受許多逆目而視，較熱一點，簡直惡聲相儲。以此：那煙筒在上課時，沒有得着一小時以上之休息。常常不通。但不通與煙草粗劣，都在衆同志的計開之外。尤以演君與之鎮日厮磨，大爲人們所欽羨。演君愛牠　或在預備代數，幾何等學科，不得不假以刺激，香烟則太貴，獨吃不樂，與衆不賞。

演君教幾何學，歷有年代，似乎沒有出過「亂子」。這便能證明他的學問淵博。還有一層，則是我引爲憾事的：便是他有一種本領，能在講書時打磕睡。據他的學生告訴我，每當他把教科書舉到眉際，學生便得拍案一下；不然，按着可以聽出鼾聲。有時，用粉筆畫大三角形，畫在半中，頭便舞着黑板了，最初還以爲他在思索，但粉筆和三角規會從他手裏慢慢地掉下來。

（第二章完全篇未盡）

都會的心臟

陸志庠作



『春天是沒有和過去那一樣不舒適的季節，但對於我們有什麼兩樣嗎？』



『讓我來取得這很溫暖的陽光，老天，願牠永遠是這樣，好嗎？』



『我的生活，是不像能懂得逃避貧窮的嗎？』



『在這個時季裏，我們不是應該要生活得非常體面而漂亮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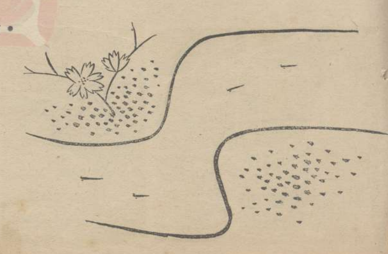
我願變個壓髮針，　　插上情妹丫髻心；
朝朝夜夜陪伴你，　　歲歲年年兩不分。

我願變對銀耳環，　　戴上情妹耳朵根；
我說話來你聽見，　　你說話來我先聞。



民間情歌

山歌越唱越好聽，
詩書越讀越聰明；
甕裹頭大酒越陳越好吃，
私情路越走越恩情。



隔港開花紅鑿鑿，
只想採花路弗通；
待等個條路已通，
此花已被別人中。



村公所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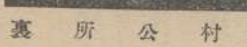
拾穗

生計難謠

楠華山人臧承宣先生，有生計難謠一首，敘民十八內地物價甚詳備。聲調勻朗，寓意深長，直奪前人之席。『生計難，生計難，說來眞叫人浩嘆！白米百斤十一元，糙米每元九斤半，粗柴每斤錢廿，毛柴也要十二三，一角大洋鹽一斤，九分大洋油六兩，紹酒每斤洋一角，豆腐兩塊三銅板，一千錢買一斤肉，七百錢買一斤鯗，潮魚每斤洋兩角，邊白鰻鯗價任喚，六十錢買一鴨蛋，七十錢買一鷄蛋，去年鷄突奇貴，五十起碼買麥粉，十三起碼買糖醬，油條燒餅臭腐乳，都要卅錢一樣，青菜黃瓜綠豆芽，百錢差堪炒一碗，冬來菘（俗呼老白菜）芥本便宜，百觔也值兩元上，卅錢買一肩水，百廿錢買一觔炭，茶葉價看粗細定，五角一斤葉連管，粗布三百錢一尺，洋布五千錢一丈，六元一條棉布被，五元一頂麻布帳，草蓆一條錢二千，氈毯一塊錢一萬，火柴一匣二十錢，煤油一箱四元強，無論冠履衣裳那一件，總要一元起碼才能辦，此皆食用所需品，時値物價不少讓，比之他處說便宜，比之清季十倍將，一元大洋値三千，其實止有三百銅枚換，尋常門戶五口家，日用一元無看饌，平民歲入能幾何，老弱殘疾將安仰，卽此已見度日苦，況加公私稅捐人情應酬之負擔，生計難，生計難！』惟爾時諸物雖貴，農村經濟尙未恐慌，今物價跌落，農村經濟反有崩潰之勢，其病在農產品賤，獲取貨幣不易。且日用必需品，價格太不均勻，如柴米油鹽四者，柴米爲農人所用，奇賤。鹽以增稅之故特貴。則生計愈爲艱難也，不言而明（節錄浙江桐廬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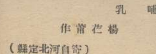


小販



哺乳

楊芒甫作



（寄自河北定縣）



公共廁所前



接到停職書後



挑水

上帝聽見的

錢雲清女士

真的，好難看！這一個個醜惡的臉兒儘浮上來，我們的創世主，那老頭兒禁不住煩燥起來，掩住眼睛罷，可是不行，各種喧鬧，會直上雲霄，就是掩住了耳朵也會打指縫裏透進打動鼓膜。怎辦呢？這些男男女女的老祖宗：正是自己一手創造，假如是丟開不管，又耐不住這整日整晚的喧囂，無奈何，且往下界走一遭，讓那些絮絮叨叨嚷嚷擾擾鑽進他的耳朵吧。

*

誰是你的上帝？　龔伯寀攝

『天哪，我不能再生活下去了，我已經失去了我的生活之源，她是這般無情無理由的拋棄了我，故意的將過去一切完全忘記，把我看如陌生人一般對待，而且，她如今怒目瞋視着我，好像我害了她什麼似的，實在，天知道，我是把心般的在愛她啊！我是寧願拋棄了一切去愛她的啊！我是——唉——無非為了我沒那麼多財力供她所要的條件罷了，雖怪人家全在罵女人，說女人愛錢，可是，天哪　你為甚不讓我生在富貴人家或買中了航空獎券呢？你為甚單讓我受苦，不給一些兒生路呢？難道我是為了受苦而生的麼？這麼着，還是不生的好，死罷，為情而死，並不是羞恥的事，讓她也來個終身悔恨。我將警告她，死後，我必變為厲鬼，跟隨着她。但是，最好，還是請求你，向來被我們稱頌贊美而禮拜的主，願你救拔地下衆生的主啊，你趕快給她——我所愛的她——一點智慧，讓她比現在更聰明一些，那麼這智慧便會帶她到我這裏來，重新投在我的懷裏，趕快罷，現在，趁我還沒有十分決心去尋死的時候，我的上帝！我在開始等候了，等候着你的……』

*

『啊呀，煩惱死我了，我的上帝，你總明白的，我何曾和他有什麼過去，我也從來不曾投在他懷裏，不錯的，我收到過他的幾封信，兩張照片和一些零星物件，但我並不需用那些，我也不需要他愛我啊，我不要，為甚要硬給呢？他什麼都在說謊，他破壞我的名譽，他到處宣傳——他說他將來死去是為了我死的，這叫我怎麼承當得起，我並不怎樣的認識他啊！我將被許多人唾罵，咒詛，報上也會大登特登，根據他的謠言再擴大宣傳，報販會沿街沿巷喊着我的名字，更將我和他的名字喊在一起，新聞記者更會成羣結隊的端着照相機儘跟住我的，我忍受不下，我怎還能生活下去，這天外飛來的橫禍逼死我了，可是，他死，我也死，人家又將怎麼說？怎麼編派我呢？不敢想像了。我怕，我恐怖得儘是顫抖，再能說什麼啊？』

*

『我愚蠢麼？我魯莽麼？但是自己知道並不是如此的，一點都不，我曾細細研究女子的特性，我常常參與盛大的宴會，在那裏靜靜的觀察，細聆一般高貴的受高等教育的太太小姐們的談話和舉動，更時時留心自己的衣飾和一言一動，我曾經看過不少小姐們介紹給我的書籍，自己又會寫日本風的合於女性脾胃的溫柔細緻的小品文章，我會佈置一間書齋，那是無論那一部分都是十分熨貼而適宜的，無論什麼東西，我會將他弄得十分細緻精美，而令人人喜歡。可是惡運如霹靂般降臨，我喜歡的姑娘，宣佈從此不接受我的喜歡，她說：她已耐不住我的小心；有種禁遏不住的厭惡打從心底裏鑽出來了。這算什麼意思啊？我曾經昏暈，我的小心的僕人告訴我，我也吃過一點白蘭地，為了這事，她曾經想去請醫生，而我便在那時候清醒過來。我混身發顫，攤在這沙發上，更有什麼能使我振作？永世抬不起頭了。我被消滅像枯葉般被一陣北風猛烈的吹落。』

*

『我還能說什麼，天哪，他是如此爽直的說了，事實證據全在眼前，再拿什麼自慰？我好似由最高峯猛然往下墜，往下墜，直至連自己也不明白的地步。父母告訴我如何管理財產，但，一點沒有說及怎樣去管理一個容易變心的丈夫，他說，我不是他理想的配偶，他始終抑鬱在敷衍中，直到現在，找到了眞眞的愛人為止，從此，他將開始新生命了。他的新夫人會給他不少幫助，而人品又是那麼值得欽佩愛憐的美麗，他將一天一天往更豐滿更愉快的路上走去，永不同來了。他那麼仰着頭，數說着輕輕的，兩個笑渦裏充溢了滿意和希望，笑渦，粉紅色的，然而，我這顆染灰了的心啊！永遠沉溺在冰窖裏，沉下去，浮不起來了。他一點不顧到我了，他願意人家全不知道我和他也是為互相愛好而結合的，而且，天曉得，他還是我許多俘虜中最忠心最有奴隸性的一個啊！當然，我比不上那些時代姑娘　可是，他不該時刻抓住我的缺點，指摘我的在他認為不美，而又無可掩飾的醜陋。我的上帝，你一定要告訴我怎樣方可恢復我以前的驕傲？我依舊有錢，我依舊可以得到許多年青人的崇拜麼？但是，我決不受欺騙了，我決不再發獸般用我的錢去造成他們的地位和能力了……』

*

『第一次最利害的失敗啊！夢想不到的事情展開了，無疑的，她已與那少年公然的挽臂並肩逐漸離開我而馳向他們的目的地。求你幫助我吧，至聖至高的耶和華！她竟敢這般膽大，毫無掩飾的，在我面前如此坦白的申說，她忽然一點都不受我的誘惑和恐嚇。誰再說金錢萬能呢？幾百條珠練兒鑽項圈也攬不住她的心啊，她說，在金錢以外，和男子同居以外，還有另一種東西，那個，才是她所急切需要的，不可缺的呢。什麼東西呢？天哪！』

*

『我不信！雖然他從沒謊過我，但，這一次，我能確定是隨便說說的，他怎會為了我不懂得怎樣在闊人間交際，為了他現在的地位已與前不同，為了我沒有和那些闊人家太太小姐們同樣打扮起來，便一點不加思索的離開我了，沒那麼簡單啊！「離開」！哪，更是笑話，從胡夢裏也想不到那句話啊，可是，可是不同來，總是事實啊！眞的這事實用什麼辯解？親愛的！你同來吧！我不能忍受了，我已等候了這幾天，我滿心如火焚燒，天啊！我有什麼罪孽？請你饒赦！但也請答應我的要求，帶他同來吧！請允許我！主啊。』

*

『我們的創世主！我願意你收同我的生命，日裏，我是被生活逼迫，帶着一腔決心和不願羞恥的臉出去，一直到晚上，被數不清的公司門一扇又拒絕同來，家裏黃臉婆，一副哭喪臉，帶着個愛吃愛哭的孩子數長道短，我是有錢不養你們麼？我得不到一些兒安慰的，不懂得愛情的女人，也不明白什麼叫做互相諒解』

*

我們的上帝，老眼裏幾乎擠出淚來，帶着悔恨和悲哀彳亍行去，低下頭深自懺悔，不該創造了亞當，又塑起個夏娃，害他們的子孫，她們和他們都受苦哀訴。

這晚上天氣陰霾得可怕，不息的狂風夾着些兒雨絲，吹到人肌骨裏去。

然而，明天又到了，陽光由雲端裏透出來慢慢地普照大地。公園裏，茜窗下，一對對親愛的。教堂裏發出 Wedding march 的音樂，一對新婚夫婦正慢慢走向牧師前面。

上海婦女



『一般隸屬於社會生活上的……』(確實的新聞)



書店老闆：『先生：這一向有什麼新著作可以給我們嗎？』

作家：『喔唷！我的情書，日記，平常通信都給你們了，現在我想拿我的家譜整理一下給你們吧！』

程柳桑作

·閒話集中·

陳丁平作　周汗明畫

辛桂秋：大媽，陳部長和我快結婚了。

大媽：唉，孩子，恐怕你以後再也不拿唱戲的包銀嘍？

辛桂秋：那倒不見得——嫁人是憑什麼呢？我的大媽！

◆

吳行長：我一生最痛恨討小老婆：我要是討小老婆的話，我還吳行長是狗口的。

吳行長的姨太太：得了吧，何必自已說話打自己的嘴巴。

吳行長：你別弄錯了，你並不是我的姨太太呀！我要是有把你做我的小老婆的心眼兒的話，我是你跟眾人養出來的！——你我實在是相見太晚了，補行結婚呀！

吳行長的姨太太：那你已經娶過的太太呢？

吳行長：她們麼？別提！她們是你的替工呀！



◆

助手：（走近獅籠邊）你的裁縫來了，請你付掉你那四五百元的製衣費，還是賬單。

訓練獅者：好的，你把他領進來吧

美國會：通過文生海軍案。

中政會：通過建築各烈士紀念塔。

英：在星加坡開祕密海軍會議。

中：在口口口大宴名媛。

日本：關了十二年的大刺客釋放。

中：口口失踪。

外國：探險。

中：考古。

◆

甲：假使有個姑娘壁冰，你最初敉她的步驟如何

乙：我先得招呼她，教她態度要冷靜。

孫姓：今兒在夜會裏弄到幾文錢～

馬姓：九十九塊錢到一百之間。

孫姓：很不錯呀！該請客啦，老馬

馬姓：一塊錢又那够請客?!

◆

女：請你站起讓我坐。

男：憑甚麼？

女：還是照規矩。

男：照規矩？你該讓着我，你是中國人麼？

女？你才不是中國人!!

男：那就行嘍，中國娘兒們就得讓着中國大男人，除非她受了洋毒

◆

太太：那隻野貓送掉了麼？

男人：送掉了，送掉了！送得很遠；我自已着一點兒被迷了路，不認得同來……

太太：又怎麼摸同來的呢？

男人：就是認定那野貓的尾巴。摸同來的。

老大：老三，你家隔壁蔣老五失火了，你家也快燒起來了，你還不趕快同去看看？

老三：沒有關係，老哥，我那所房子已經全部租出去了。

◆

房客：太太請你借兩塊洗衣服的肥皂我用用。

房東太太：幹嗎？先生。

房客：王小姐下午預備到這裏來看看我的住所，我那餐櫥裏的『白塔油』祇剩一角了，怪不好意思

◆

侍者：甚麼，沒有小賬?!本鎮那獨一無二的守財奴來到這裏，還至少賞我們一毛錢呢。

顧客：妙呀，你又碰到一個新的獨一無二啦！

北平老百姓報廣告：……敝友口口現任……旅長……欲聘任女祕書『一人月薪洋一百元須要中學畢業年在二十以內……』

讀者一：為甚麼女祕書的年齡要在二十以內？

讀者二：取其「嫩」也。

讀者一：又為甚麼要中學畢業呢？

讀者二：取其「通」也。

接到來信及電話垂詢投稿事甚感，編者的總答覆如下：本刊態度抱既非獨佔性又非均佔性，凡有值得發表的稿件，儘先刊登。

時代漫畫

第三期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每冊二角

出版　時代圖書公司

發行　張光宇

主編　魯少飛

定報價目

冊數	國內	國外
全年十二冊	二元四角	四元
半年六冊	一元二角	二元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九五折實算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作國內算澳門作國外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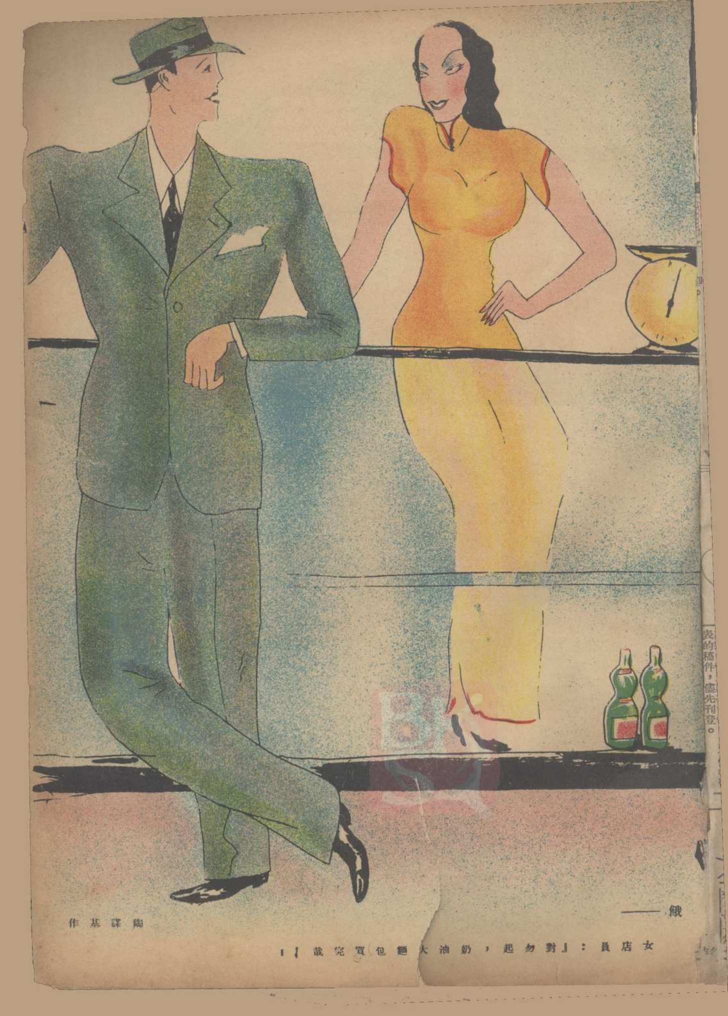
編輯所　上海漢口路同安里內電話九三六八八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廣告價目

地位	面積	價目
封底	全頁	一百廿元
封裏	全頁	八十元
底裏	全頁	六十元
正文	每方寸	一元二角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95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031



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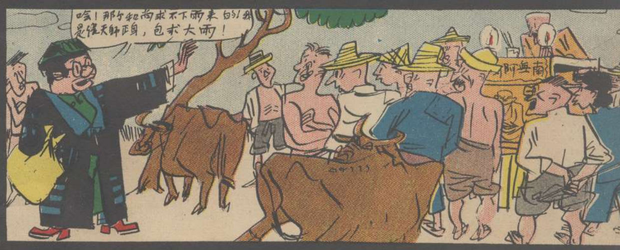
女店員：「對勿起，奶油大麵包賣完哉！」

陶謀基作

王先生


鄙人失業三年了，往後的日子恐怕不好過啦
提起失業問題，內人已經對我下最後警告了！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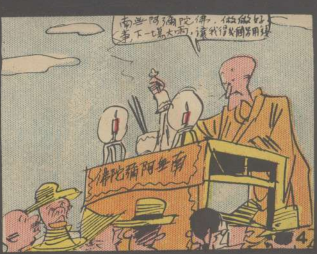

天哪！假使再不下雨，今年準要餓死啦！


哈！那个和尚求不下雨來的！我是張天師正身，包求大雨！


你看，雨下来了，我们向鄉下人要錢去！
這場雨是我求来的，应該讓我獨得
8


我光着頭在台上晒了三天，一点功勞也没有嗎？
打官


每家出二角小洋，我替你們求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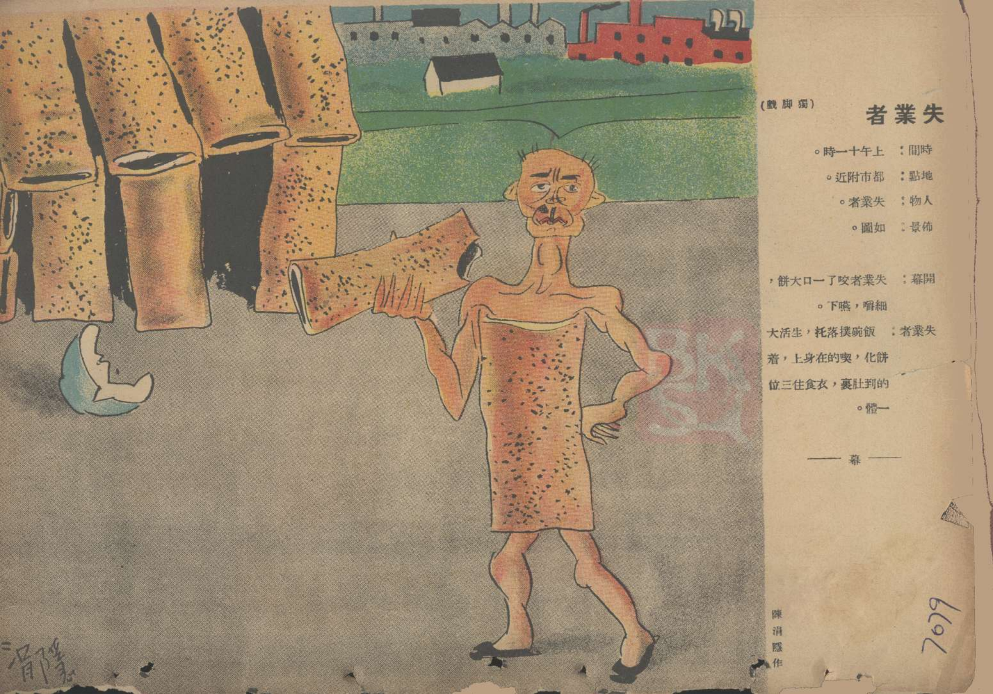

南無阿彌陀佛，做做好事，下一場大雨，讓我得幾個另用錢
南無阿彌陀佛
4


龍王菩薩！你再不下雨，老子一定斬掉你的腦袋！
太上老君
6


天曉得！剛剛來了一塊黑云，現在又散開了！另用錢又落空！
趕他走！
太上老君
7


假使我們今天登壇多好呢！
10

葉淺予 作


失業者
(獨脚戲)
時間：上午十一時。
地點：都市附近。
人物：失業者。
佈景：如圖。
開幕：失業者咬了一口大餅，細嚼，嚥下。
失業者：飯碗撲落托，生活大餅化，喫的在身上，着的到肚裏，衣食住三位一體。
—— 幕 ——
陳涓隱作
7079